

旅游产业生成周期与城镇化发展及就业吸纳分析

——以张家界为例^{*1}

麻学锋^{1, 2} 崔盼盼²

(1. 湖南商学院旅游管理学院, 中国湖南长沙 410205;

2. 吉首大学商学院, 中国湖南吉首 416000)

【摘要】：在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及就业吸纳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基础上，从产业生成视角深入剖析旅游产业对城镇化及就业吸纳的影响。利用张家界 1989—2014 年相关数据，结合 HP 滤波分析法、生产函数模型、偏最小二乘法，研究发现：①旅游产业生成是城镇化、就业吸纳的单向格兰杰原因。②同一阶段，各变量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影响不同，同一变量在不同阶段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影响亦不同。③整个生成阶段，张家界旅游产业对城镇化发展呈积极正效应。出现期和生成期，模型拟合度较高，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呈递增态势；成熟期，模型拟合度最差，回归系数最小。④整个生成阶段，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对就业吸纳起正向促进作用。出现期、发展期，回归模型比较理想，弹性系数 b 分别为 0.6593、0.4061；生成期、成熟期模型拟合度很差，弹性系数 b 分别为 0.0432、0.2914。

【关键词】：旅游业；全域旅游；产业生成周期；城镇化；就业吸纳；PLS 分析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 - 8462 (2017) 05 - 0199 - 09

DOI: 10.15957/j.cnki.jjdl.2017.05.026

中国旅游业历经 30 多年发展，已初具规模，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突显，成为支撑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1]。旅游业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受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发展政策、旅游资源、消费趋势、旅游产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影响着旅游地经济、社会及就业，全域旅游已逐渐深入人心。旅游发展具有明显的周期性^[2]，周期性视角下，分析旅游产业发展的动力因子及其发展效应至关重要。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自提出以来^[3]就得到广泛运用^[4-5]。1990 年代该理论引入我国，引起学者广泛探讨，并取得不少实证性成果^[6-8]，尤其是小波理论的引入^[9-10]，使旅游生命周期理论的内涵更为丰富。近几年，旅游产业生成周期开始与产业结构^[11]、就业结构^[12]、新型城镇化^[13]相联系。纵观国内外研究，学者们将重点放在客流量变化、客源结构与产品结构变化方面，对目的地旅游产业生成动力因子及其影响的分析相对不足；研究区域大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相对贫困地区较少涉及；虽然在旅游产业生成周期视角下，对就业和城镇化的研究有所涉及，但研究内容及方法较为单一。因

¹ 收稿时间：2016 - 08 - 02；修回时间：2016 - 12 - 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6102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JY091）；湖南省教育厅高校科研开放基金项目（15K103）

作者简介：麻学锋（1970—），男，湖南凤凰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运行。E-mail: maxuefeng90@163.com。

此，本文以张家界为例，在分析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及就业吸纳内在联系基础上，构建旅游产业生成函数，运用 HP 滤波分析法，分析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周期阶段，利用偏最小二乘法，分析各阶段动力因子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影响及各动力因子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演变情况；在此基础上，分别构建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及就业吸纳的线性回归模型，并进行定量分析，旨在探索旅游产业生成周期的阶段性演化对城镇化和就业吸纳的影响，为推动张家界及同类地区旅游发展提供科学新思路。

1 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及就业吸纳效应的内在联系

旅游产业生成并非空穴来风，旅游资源禀赋及特色是旅游产业发挥集聚效应的重要基础^[14]，除此之外，还需信息、企业、配套等社会要素的不断投入。旅游业是关联性、综合性和交叉性很强的产业，在生成过程中能带动区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15]，有利于创造大量就业岗位^[1]，增强城镇化产业基础。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是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第三产业属劳动密集行业，故三者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内在关联性。

首先，社会要素是旅游产业生成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完整的产业必须具有一定规模，有专门从业人员和产业配套装备；企业数量是产业规模的重要表征；市场信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预决策的依据；产业生成的关键是企业创新和新技术产生，并总是与一群有能力的企业家身影相随；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对产业的成长速度、发展方向起着重要指导和服务作用。基于旅游本身是一种消费支出活动，其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经济状况等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产业生成实质上是动力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6]，旅游产业同样需在上述资源、政策、企业、企业家、市场信息、社会环境、产业配套等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支持下才能生成并发展。

其次，旅游产业生成促进城镇化发展，继而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旅游产业生成带动人口、资本和物质等生产力要素的积聚和扩散，从而带动城镇化发展^[17-18]，即旅游产业在生成过程中，会通过旅游开发、游客增加、就业增加、就业方式转变、收入增长、资源消耗和环境容量增大等推动城镇化进步。城镇化进程势必带动商业、餐饮业、仓储邮电、房地产、社会服务等第三产业发展，从而增强该地区就业吸纳能力。

最后，旅游产业生成直接带动就业人数增加。WTC 把旅游业界定为是随着旅游行为而存在的行业，主要涉及食、住、行、游、购、娱等行业，其不仅就业容量大、门槛低、就业方式灵活，而且具有较大的就业拉动乘数^[19]，据 WTTC 在 2013 年的报告中显示，旅游就业乘数达 2.6，因此旅游业有极强的就业吸纳效应。中央领导明确指出要加快旅游业发展，促进就业增长，并将旅游业作为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重要增长点^[20]。通过对三者内在联系的分析，可绘制图 1 所示关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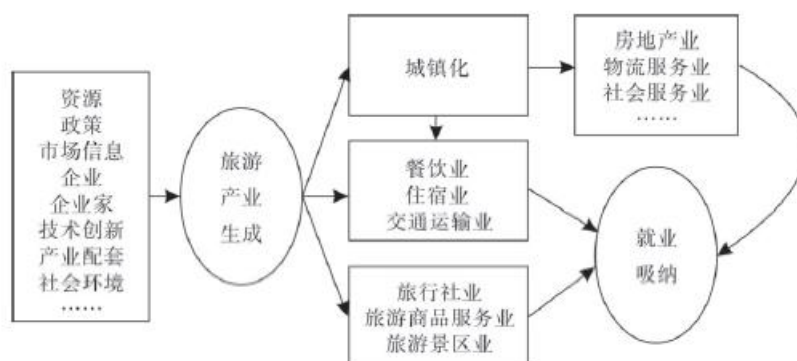


图 1 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及就业吸纳间关系图
Fig.1 The tourism formation with urbanization and employment absorption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2.1.1 HP 滤波法

HP 滤波分析是一种用来得到序列组趋势成分和周期波动成分的方法，能够很好过滤出时间序列的商业周期频率^[21]。借鉴魏宏杰等人利用 HP 滤波法对我国天然橡胶产量波动周期的划分思想^[22]，对张家界旅游产业自 1989 年以来的发展进行周期划分。其原理如下：设时间序列为 $Y = \{y_1, y_2, \dots, y_n\}$ ，趋势要素为 $T = \{t_1, t_2, \dots, t_n\}$ ， n 为样本长度。一般的，时间序列 y_i 中的不可观测部分趋势 t_i ，常被定义为下面最小化问题的解：

$$\min \sum_{i=1}^n \left\{ (y_i - t_i)^2 + \lambda [c(L)t_i]^2 \right\} \quad (1)$$

式中：正实数 λ 表示在分解中长期趋势和周期波动占的权数； $c(L)$ 是延迟算子多项式。

$$c(L) = (L^{-1} - 1) - (1 - L) \quad (2)$$

将式 (2) 代入式 (1)，则 HP 滤波的问题就是使下面损失函数最小，即

$$\min \left\{ \sum_{i=1}^n (y_i - t_i)^2 + \lambda \sum_{i=1}^n [(t_{i+1} - t_i) - (t_i - t_{i-1})]^2 \right\}$$

λ 的取值是 HP 滤波分析方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同的 λ 值决定了不同的周期方式和平滑度。笔者对于年度数据采用 $\lambda = 100$ 来计量，这也是我国绝大多数学者认可的观点。

2.1.2 偏最小二乘方法 (PLS)

偏最小二乘回归 (PLS) 是一种先进的多元分析法，S. Wold 和 C. Albano 等人在 1983 年首次提出，其集中了主成分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特点。当变量个数很多，变量间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而观测数据偏少时，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建立的模型比传统的最小二乘回归方法 (OLS) 有更好的效果^[23]。其原理如下：设由 i 个自变量和 j 个因变量，为

研究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统计关系，共观测了 n 个样本，由此构成了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数据表 $X = \{x_1, x_2, \dots, x_i\}_{n \times i}$ 和

$Y = \{y_1, y_2, \dots, y_j\}_{n \times j}$ 。偏最小二乘分别在 X 和 Y 中提取出满足尽可能多地携带原自变量集中的变异信息以及相关程度最大两个条件的主成分 t_1 和 u_1 ，其中， t_1 为自变量 x 的线性组合， u_1 为因变量 y 的线性组合。对提取的第一对 PLS 主成分 t_1 和 u_1 分别实施 X 对 t_1 的回归和 Y 对 t_1 的回归，若方程达到满意的精度，则算法终止，否则继续第二成分的提取，直到达到满意的精度为止^[24]。

2.2 变量选取与模型

生产函数是用来描述生产过程中投入品与最终产品之间关系的函数，是指在一定技术效率条件下，采用特定的有效投入品组合可以获得的最大可能性产出^[25]。借鉴生产函数思维，若用QC代表产出， X_i （ i = 资源，政策，信息，企业，环境，配套…， n ）代表投入要素，则旅游产业生成函数可以表达为： $QC(\text{旅游产业生成})=F(\text{资源, 政策, 信息, 企业, } \cdots)$ （3）

旅游产业生成的因素错综复杂，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产业的出现、生成、发展、集聚、成熟和衰亡。现有研究多以旅游收入为衡量旅游产业发展的指标，笔者认为，旅游业是一个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大的行业，旅游收入具有不稳定性，比如2003年的SARS导致全国旅游收入明显下降，显然，旅游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并没有因此而倒退。旅游企业指以旅游资源为依托，以有形的空间设备、资源和无形的服务效用为手段，在旅游消费服务中进行独立经济核算的经济单位，包括旅行社、餐饮、交通、景点等直接旅游企业，也包括服务公司、影视公司、卫生服务等辅助型旅游企业，还包括政府机构、旅游科研机构等开发性组织^[16]。企业是产业的基本细胞，产业形成必须以新企业的产生为基础^[21]，旅游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旅游企业的支撑。相较于旅游收入来说，旅游企业具有稳定性。根据资本逐利性原则，一旦决定涉足该行业，就表明进入是有利可图的，对其发展前景看好。因此，当一个景区内的旅游企业数量增加时，往往折射出该旅游景区的资源开发潜力大等信息，此外，也可能是虽然现在进入该市场无利可图，但根据政府的政策导向，其对未来发展的预测比较乐观等。旅游企业增多致使产业集聚，从而促进旅游产业进一步发展，所以，本研究尝试用旅游企业数量来反映旅游产业的生成情况（QC）。根据前文对旅游产业生成机理的描述，结合产业生成所具备的要素，并考虑旅游业自身特性（旅游是需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消费支出，因此需要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做背景），基于当地实际发展状况，将影响旅游产业生成的因素分为旅游企业家能力（QE）、政府旅游政策（QP）、旅游市场信息（MI）、旅游社会环境（SC）、旅游资源要素（RE）、旅游技术创新能力（TT）、旅游产业配套能力（MC），并预先筛选出相关的7个指标（表1）。并将式（3）变形为式（4）：

$$Y=\alpha+\sum_{i=1}^7\beta_iX_i+\mu \tag{4}$$

表1 变量及指标选取
Tab.1 Variables and index selection

名称	衡量指标	名称	衡量指标
<i>QE</i>	旅游收入(亿元)	<i>RE</i>	景点个数(个)
<i>QP</i>	旅游投资(万元)	<i>TT</i>	管理人员(个)
<i>MI</i>	交通和通信(<i>I</i>)	<i>MC</i>	旅行社与旅游酒店数量(个)
<i>SC</i>	人均GDP(元)		

代表各变量的指标有很多，遵循代表性、科学性和可获得性等原则，本文选取旅行社与旅游酒店的数量总和，作为衡量旅游产业配套能力的指标；企业的根本目的是赢利，企业家作为关键领导者，直接掌控企业发展，继而影响企业收入，故旅游收入能有效衡量旅游企业家能力；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包括旅游政策、旅游投资、对旅游地规划等，其中，政府对旅游地投资的多少，反映了其对旅游发展的重视程度，故选取旅游投资作为政府政策指标具有典型性；信息传播需媒介做载体，交通是早期信息传播的主渠道，随着近几年科技的迅猛发展，手机、数据传输等通讯服务逐渐晋升为信息传播新媒介，因此，交通和邮电通讯在一般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之和，能客观反映旅游市场信息情况；旅游社会环境选取人均GDP作为指标，能有效评价当地整体经济状况；景点是旅游产业形成的重要基础，能真实反映旅游资源丰度；创新归根到底是人类智慧的产物，衡量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是人才，实证表明，教育水平与创新能力成正比，而企业管理层一般都受过良好教育，能代表一定的创新能力，选取酒店、旅行社以及景点的管理人员总和体现旅游技术创新能力。

2.3 数据来源

以张家界为例，研究期间为 1989—2014 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张家界统计公报》《张家界统计年鉴》以及 CNKI 等网络工具。其中，对于无法直接取得的数据，在借鉴已有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均值插补法进行赋值。

3 实证分析

3.1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周期测定

为描绘张家界旅游产业的生成周期，利用 Eviews6.0 对张家界 1989—2014 年旅游企业数量进行 HP 滤波分解，得到旅游产业成长的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图 2）。本文按“峰—峰”法进行周期划分（因考察期开始一年不能构成完整周期，故在此不予列示），结果见表 2。张家界旅游产业成长从 1990—2010 年经历了 3 个完全周期，平均周期长度为 7 年，属于典型的中周期波动。2010 年之后的峰值虽未形成，但是过了 2/3 周期，具有一定考察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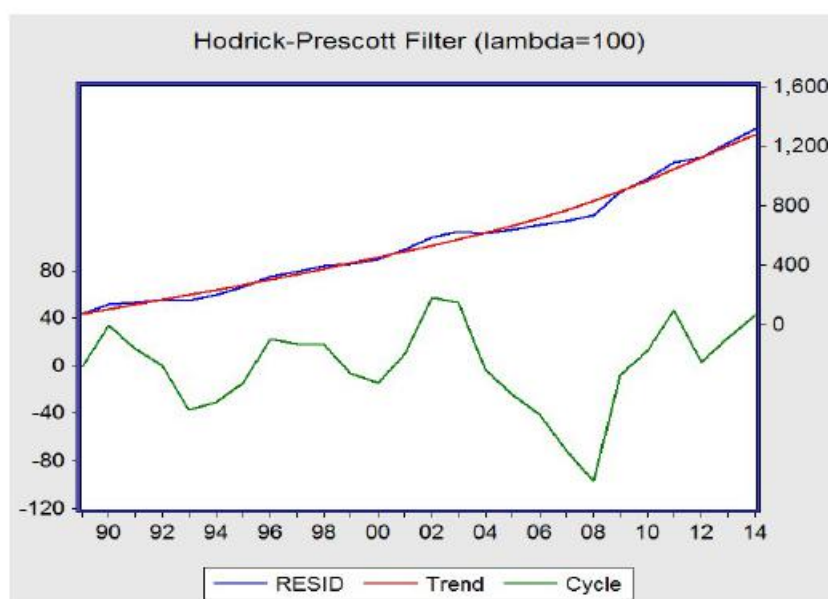


图2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周期的HP滤波分解
Fig.2 HP filtering decomposition of the generation period of Zhangjiajie's tourism industry

1990—1996 年为出现期，该时期张家界的旅游产业尚处于萌芽阶段，其波峰为 33.88%，波谷为-36.99%，波幅相对较小，发展速度较为缓慢，虽然 1992 年武陵源风景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得张家界知名度提高，但限于经济大环境影响，人均生活水平较低，旅游行业经营惨淡。1996—2002 年为生成期，其波峰为 56.68%，波谷为-14.97%，波幅较第一周期有所上升，旅游产业发展速度加快。1996 年 1 月，张家界计划工作会议强调：重点实施“旅游带动战略”，加快旅游业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7 月，市政府明确提出创建以“安全、文明、卫生、有序”的旅游城市为目标，以旅客满意为中心的口号。政府导向促使旅游企业涌现，旅游相关的服务、配套逐步完善，旅游产业规模进一步提升。此外，自 1992 年市场经济正式确立以来，国家经济环境得到改善，人均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这为旅游产业的兴盛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外加景点的成功营销，使张家界声名远播，因此该段时间旅游产业提升迅速。2003—2010 年为发展期，其波峰为 52.80%，波谷为-97.19%，波幅最大，旅游发展快速上升。该时期的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该周期期初，城镇居民已整体实现小康，农民收入水平实现温饱有余，部分乡村地区已实现小康，旅游走入大众生活，旅游人次大幅增加，旅游产业规模效应凸显。2011 年至今为成熟期，第 4 周期的波幅明显有下降趋势，旅游发展速度放慢。经过近 10 年的快速发展，张家界的景区开发、旅游服务、基础配套等已

经相当齐全，旅游人数趋于饱和，旅游产品创新力度与开发力度成为该时期的发展重点。“张家界山歌节”、《梯玛神歌》等民族旅游品牌的推出以及大峡谷玻璃桥等新型景点的开发，成为景区发展新动力。通过对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过程进行描述，可发现，运用 PH 滤波得到的周期划分基本合理，查阅相关文献，发现该周期的划分结果与其他学者的划分大体一致，区别是该划分结果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旅游产业的发展更具有系统性、计划性与前瞻性，因此文章用该划分结果作为研究背景。

表 2 HP 滤波后所得周期成分及周期划分
Tab.2 The periodic component and periodic division after HP filtering

年度	周期成分(%)	年度	周期成分(%)	年度	周期成分(%)
1990	33.8787	1999	-6.3802	2008	-97.1857
1991	14.0566	2000	-14.9707	2009	-8.1701
1992	-0.0786	2001	9.3840	2010	12.6646
1993	-36.9934	2002	56.6760	2011	46.5922
1994	-31.1534	2003	52.8038	2012	2.7599
1995	-14.6544	2004	-3.9011	2013	22.8488
1996	22.7192	2005	-24.6352	2014	42.5126
1997	18.3300	2006	-41.5559		
1998	17.3129	2007	-71.5742		

3.2 旅游产业生成驱动因子分析

3.2.1 变量间相关性与多重共线性检验

利用 SPSS21.0，计算出各变量指标的相关性，由表 3 可知，自变量指标都与因变量指标呈高度相关（90%以上），且自变量间相关性几乎都达到 90%以上，存在显著正相关。通过计算，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分别为 52.201、23.254、12.071、88.026、19.33、23.665、35.407，均大于 10，表明自变量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用一般的回归方法建模会存在较大误差，加之本文研究变量较多、样本偏少(将总样本按照周期划分为四部分)，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法进行模型估计比多元线性回归更合适，故下文将利用 PLS 模型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动力因子做详细论述。

表 3 各变量相关性检验结果
Tab.3 Correlation test results of each variable

	<i>QC</i>	<i>QE</i>	<i>QP</i>	<i>MI</i>	<i>SC</i>	<i>RE</i>	<i>TT</i>	<i>MC</i>
<i>QC</i>	1.000	0.965	0.959	0.921	0.974	0.957	0.910	0.991
<i>QE</i>	0.965	1.000	0.977	0.927	0.993	0.951	0.947	0.964
<i>QP</i>	0.959	0.977	1.000	0.928	0.991	0.928	0.976	0.945
<i>MI</i>	0.921	0.927	0.928	1.000	0.925	0.930	0.882	0.895
<i>SC</i>	0.974	0.993	0.991	0.925	1.000	0.949	0.967	0.968
<i>RE</i>	0.957	0.951	0.928	0.930	0.949	1.000	0.887	0.935
<i>TT</i>	0.910	0.947	0.976	0.882	0.967	0.887	1.000	0.901
<i>MC</i>	0.991	0.964	0.945	0.895	0.968	0.935	0.901	1.000

3.2.2 PLS 分析

采用 PLS 分析，需先确定 PLS 主成分的个数，以得到该成分对变量变差的解释程度。累计解释能力表示模型所能解释的样

本变差百分比，用于预测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交叉有效性指模型的预测值能解释的样本变差百分比，用于预测模型对新数据的预测准确性，其值越大表示预测准确度越高^[26]。利用 SIMCA-P 提取一个主成分时，其累计解释能力达 95.91%，累计交叉有效性为 95.49%，已达到较高精度，再新增成分并没有显著改善模型精度，表明一个主成分充分提取了数据中的有效信息，故本文提取一个主成分。在提取一个主成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法得到 7 个自变量与 1 个因变量的 PLS 回归系数表（表 4）。

表4 PLS回归模型系数表

Tab.4 PLS regression model coefficient table

变量	系数	变量	系数
<i>C</i>	1.442	<i>a</i>	0.147
<i>b</i>	0.145	<i>T</i>	0.144
<i>P</i>	0.144	<i>R</i> ²	0.137
<i>MI</i>	0.139	<i>MC</i>	0.149

由表 4 可见，影响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的主要因素是旅游配套设施（MC），其次是旅游社会环境（SC）、旅游企业家能力（QE）、旅游资源要素（RE）及政府旅游政策（QP）。相对而言，旅游市场信息（MI）、旅游技术创新能力（TT）的影响并不显著。根据旅游产业生成周期，将时间划分为 1990—1996、1997—2002、2003—2010、2011 年以来四个时间段，利用上面分析结果，去掉对旅游产业生成影响相对较小的旅游市场信息和旅游技术创新两项指标，分别对各时间段剩余变量进行 PLS 回归，以分析各变量在不同时段内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影响程度。利用 SCIMA-P 进行 PLS 的模型估计，其模型拟合参数见表 5。由表 5 可知，各回归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模型具备较高的预测准确度。

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得各方程回归系数如图 3 所示。由图 3 可知，同一阶段，各变量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影响不同，同一变量在不同阶段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影响亦不同。具体来说：旅游企业家能力（QE）整体呈下降趋势，在各阶段的影响力排名由第三下降到第四，且波幅较大，原因是在产业发展初期，产业体系尚未形成，任何企业家的干预都有可能使产业发展产生质的改变，因此其发展对企业家的依赖性较强，随着产业发展体系的健全，产业结构的完善，企业家对产业发展的作用力相应减弱；政府旅游政策（QP）呈递增趋势，在各阶段的影响力由最差逐渐上升到第二，究其原因，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接轨，外部不稳定因素随之增多，因旅游产业发展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产业自身调节能力有限，故政府政策的支持与引导显得越来越重要；旅游社会环境（SC）总体态势较为平稳，其重要性排名由第二下降到第三且波幅较小，这与经济发展，家庭恩格尔系数越来越低，人们需求层次普遍提高有关，基于旅游本身是一种经济支出的特性，社会环境的重要性仍不可小觑；旅游资源要素（RE）整体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原因是旅游景点的形成必须以良好的天然资源为条件，随着景点的开发，人工改造日益占据重要位置，当景区过度人工化、同质化时，开发新资源，回归自然又成为景点竞争的重要因素，RE 在各阶段对产业生成的影响力均最弱，体现了旅游产业生成中社会基础的重要性；旅游产业配套能力（MC）相对稳定，在各阶段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影响力均最大，表明旅游配套设施对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即旅游景点配套设施齐全与否，会直接影响游客对该景点的态度和认可度，从而影响旅游产业发展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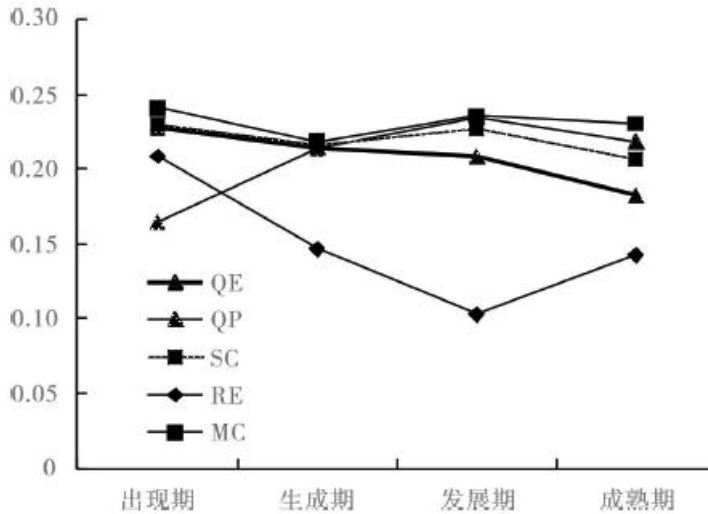


图3 PLS回归模型系数

Fig.3 PLS regression model coefficient chart

表5 PLS模型拟合参数

Tab.5 Fitting parameters of PLS model

项目	1989—1996	1997—2002	2003—2010	2011—2014
累计解释能力(R ²)	0.9617	0.9374	0.9143	0.8542
累计交叉有效(Q ²)	0.8911	0.8848	0.9263	0.7939

3.3 旅游产业生成周期与城镇化发展的分析

由上文分析可知，旅游产业生成受各种外部因素影响，其以产业关联性大的特点，势必又会反作用于周围环境，从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继而推动区域城镇化进程。众多研究表明，旅游与城镇化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关系^[27]，为定量分析两者关系，本文选取学界普遍认可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代表城镇化（UC），因张家界旅游立市的独特性，这里的城镇人口为加入旅游人口的城镇人口^[28]，鉴于上文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动力因素已做详细分析，此处利用旅游产业整体生成情况 QC（旅游企业数量）与城镇化做定量分析，并根据其结果，结合各阶段驱动要素，就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发展做定性分析。

3.3.1 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模型的建立

利用 Eviews6.0 做相关性分析，得到旅游产业成长与城镇化的相关系数为 0.947，表明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显著正相关。借鉴有关研究成果^[29]，采用对数线性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拟合：

$$\ln UR = \alpha + \beta \ln QC + e \quad (5)$$

用 1989—2014 年的城镇化对数($\ln UR$)对旅游产业生成对数($\ln QC$)进行回归,得结果 $\ln UR = -4.83 + 0.591 \ln QC (R^2 = 0.937)$, 由此可知,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具有明显线性相关性(各变量的对数均通过平稳性检验,为 $I(0)$ 序列)。对该模型做格兰杰因果检验得知,在 5%显著性水平下,旅游产业生成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发展不是旅游产业生成的格兰杰原因。说明目前张家界城镇化发展对旅游产业生成没有直接推动作用,旅游产业生成对城镇化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作用。该结论与杨昌鹏得出的城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之间不存在显著因果关系^[30]的结论有所差异,其原因可能是采用旅游企业数量作为因变量所致。正如前文所言,旅游企业具有相对稳定性,其数量可以很好反映整个行业的发展状况,另外企业集群本身就是城镇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动力因素,因此以旅游企业数量为衡量指标的旅游产业生成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

3.3.2 旅游产业生成对城镇化的影响

鉴于旅游产业生成对城镇化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作用,即旅游产业生成对城镇化发展有直接推动作用,又 $\ln QC$ 和 $\ln UR$ 为 $I(0)$ 序列,根据旅游产业生成周期,将旅游产业生成划分为四个时间段,利用公式(5)分别做回归分析,以深入了解各阶段旅游产业生成对城镇化的贡献程度。

由表 6 可见,整个样本时间段(1989—2014 年)的回归方程中, R^2 是 0.9371,说明该回归模型比较精确,回归效果显著,T 检验值为 18.9019,P 值为 0,且通过了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 β 为 0.5935,说明在整个生成阶段,张家界旅游产业对城镇化发展呈积极正效应。分周期来看,出现期和生成期,模型拟合度较高,且均通过了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由 0.3784 上升到 0.7475,说明旅游产业生成从出现期到生成期,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呈递增态势;发展期,模型虽通过了 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但拟合度不高(0.4588),回归系数也有所下降(0.5257);成熟期,回归模型既没有通过 10%水平下显著性检验,拟合度也最差(0.4386),回归系数最小(0.1858)。

表 6 各周期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的回归方程
Tab.6 Regression equation of the tourism formation and the urbanization in each period

年份	a	b	T	P	R^2
出现期	-3.7358	0.3784	4.6740	0.0034	0.7845
生成期	-5.9019	0.7475	10.1377	0.0005	0.9625
发展期	-4.3048	0.5257	2.2553	0.0650	0.4588
成熟期	-1.9140	0.1858	1.2501	0.3377	0.4386
整个期间	-4.8328	0.5935	18.9019	0	0.9371

究其原因,在出现期,自然原生态尚未被打破,凭借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因旅游业是当地新进军产业,基于“一带多”的行业特点,势必会促使当地产业结构、经济环境等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城镇化发展进程,鉴于发展尚处于探索期,旅游政策、旅游配套设施尚不健全,旅游社会环境比较脆弱,因而对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较小(0.3784)。

在生成期,旅游产业经过前一周期的发展,旅游政策、旅游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旅游社会环境趋于稳固,为旅游产业生成带来极大发展动力。旅游产业的迅速发展,带动当地就业方式转变、收入增加等,从而对城镇化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此阶段对城镇化发展贡献最高(0.7475)。

旅游产业是一个受外界环境干扰较大的行业。在发展期,旅游配套设施基本完善,旅游社会环境整体良好,受 2003 年 SARS 和 2008 年汶川地震、全球金融危机等外界大环境影响,尽管有政府旅游政策的积极调配,旅游产业发展仍受到一定制约,这或

许造成了该阶段回归模型拟合度不高。此外，旅游竞争日益激烈，人工化、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企业家对旅游产业发展作用力的减弱，都对旅游产业生成产生滞后性，影响其发展，同时也造成了其对城镇化发展贡献的下降（0.5257）。

成熟期，旅游配套已十分完善，旅游企业容纳量达到上限，旅游产业成为区域产业发展极，自身发展速度降到极点；旅游资源过度开发，景观同质化现象更加严重；企业家通过对成本与利润的衡量，使之对促进该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积极性有所减弱，或直接转向其他更具潜在发展力的旅游景区。重要的是，张家界在旅游产业生成前三周期的带动下，城镇化已达到一定规模，产业结构、服务质量、人居环境等都有了质的改变，其发展对旅游产业的依赖性也在逐渐减少，因此该阶段回归方程并不理想，回归系数最低（0.1858）且不显著。

3.4 旅游产业生成周期的就业吸纳效应分析

旅游业发展会带动旅游地人口的集聚与扩散^[31]，具有明显的就业吸纳效应。旅游产业是典型的第三产业代表，能引发关联产业集聚，从而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故本文选取第三产业就业人数（L）作为就业吸纳能力的代表具有典型性。同研究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的方法一致，仍用旅游产业生成情况 QC（旅游企业数量）与就业吸纳能力 L 做定量分析，并根据其结果，结合各阶段驱动要素，对旅游产业生成与就业吸纳效应做定性分析。

3.4.1 旅游产业生成与就业吸纳的模型建立

利用 Eviews6.0 得到两者相关系数为 0.8254，具有显著相关关系。旅游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一直被认为是劳动力的“吸纳器”，根据已有研究成果^[32]，假设就业人数与旅游产业生成呈线性关系，构建回归模型

$$\ln L = a + b \ln QC + e \quad (6)$$

式中：L 表示就业人数；QC 表示旅游产业生成；a 为常数；b 为就业吸纳弹性；e 是随机误差项。

用 1989—2014 年的就业对数（lnL）对旅游产业生成对数（lnQC）进行回归，得结果： $\ln L = 9.52 + 0.431 \ln QC$ （ $R^2 = 0.839$ ），由此可知，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具有明显对数关系（变量的对数均通过平稳性检验，为 I(0) 序列），说明假设成立。同样就两变量做因果分析，得到：旅游产业发展会直接带动就业人数增加，就业人数增加不能显著影响旅游产业成长，该结论与已有研究成果^[13, 33]大体一致。

3.4.2 旅游产业生成对就业吸纳的影响

由上文可知，旅游产业生成对就业吸纳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作用，即旅游产业生成对就业吸纳有直接推动力，又 lnQC 和 lnL 为 I(0) 序列，根据旅游产业生成周期，可将其划分为四个时间段，利用公式（6）分别对其进行回归，以深入分析各阶段旅游产业生成的就业吸纳弹性。

由表 7 可见，在整个时间段（1989—2014）的回归方程中， R^2 是 0.8389，说明该回归模型比较精确，回归效果显著，T 检验值为 11.1796，P 值为 0，又回归系数 β 为 0.4331，说明张家界旅游产业在整个生成阶段，对就业吸纳起正向促进作用。

表7 各周期旅游产业生成与就业吸纳的回归方程
Tab.7 Tourism generation and the employment absorption's regression equation in each period

年份	a	b	T	P	R ²
出现期	8.3356	0.6593	3.9093	0.0079	0.7181
生成期	11.9607	0.0432	0.3944	0.7134	0.0374
发展期	9.3805	0.4601	4.6074	0.0037	0.7796
成熟期	10.3885	0.2914	0.4748	0.6817	0.1013
整个期间	9.5163	0.4331	11.1796	0	0.8389

分周期来看，出现期， R^2 是 0.7181，且 P 值为 0.0079，通过了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该回归模型比较理想。弹性系数 b 在该周期最大（0.6593），旅游产业产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促进第三产业就业增加 0.6593 个百分点。探其缘由，出现期，旅游产业基础薄弱，旅游资源开发、配套设施建设等都需大量人力资源支持，此外，该阶段城镇化水平较低，对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吸纳能力较差，因此该阶段旅游产业生成的就业吸纳弹性最大。

生成期， R^2 仅为 0.0374，模型拟合度很差，且 P 值为 0.7134，弹性系数 b 为 0.0432 且没有通过 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究其原因，该地区在旅游产业的带动下，经济发展有了很大提升，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即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继而再转向第三产业，该阶段正处于第一个过渡阶段。张家界在旅游产业带动下，城镇化进程加速，建筑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快速发展，此外经济发展还促进了大量工业、制造业的产生，因此，相对于旅游产业的就业吸纳效应来说，该阶段第二产业从业人员需求相对更大。

发展期，随着旅游产业生成的进一步深入，产业集聚，规模效应凸显，就业范围开始扩大，在巩固传统就业领域的同时，开始向旅游商品、行业管理及其他服务领域延伸；在该阶段，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升级，并推动第三产业人员增加。由表 7 可知，该阶段回归模型较为理想（ R^2 为 0.7796），就业吸纳弹性为 0.4061，且通过了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成熟期， R^2 为 0.1013，模型很不理想，且 P 值为 0.6817，弹性系数 b 为 0.2914 且没有通过 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是，在该时期，旅游规模已达上限，新增旅游企业数量逐渐减少，现有企业战略重点会转向在巩固市场份额的同时提高投资报酬率，主要战略路径是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人员成本的降低则成为主要突破口。此外，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促进更多第三产业人员服务于城镇化发展，而对旅游带动就业的依赖性相对减弱，因此造成了该阶段回归方程拟合度不高，旅游就业弹性系数较低的现象。

4 结论与讨论

用 HP 滤波法，将旅游产业划分为出现期、生成期、发展期、成熟期，并以此作为文章的研究背景来讨论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发展及就业吸纳效应的具体情况，结果发现：①旅游产业生成是城镇化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这也是本研究以旅游企业数量为旅游产业生成的衡量指标所得出的新结论），也是就业吸纳的单向格兰杰原因。②同一阶段，各变量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影响不同，同一变量在不同阶段对旅游产业生成的影响亦不同。③整个发展过程中，张家界旅游产业对城镇化发展呈积极正效应，分周期来看，出现期和生成期，模型拟合度较高，旅游产业生成从出现期到生成期，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呈递增态势；发展期，模型拟合度不高（0.4588），回归系数有所下降（0.5257）；成熟期，旅游产业生成既没有通过 10%水平下显著性检验，模型拟合度也最差（0.4386），回归系数最小（0.1858）。④张家界旅游产业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对就业吸纳起正向促进作用。分周

期来看,出现期,回归模型比较理想,弹性系数 b 在该周期最大(0.6593);生成期,模型拟合度很差,弹性系数 b 为 0.0432 且没有通过 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发展期,回归模型较为理想,就业吸纳弹性为 0.4061;成熟期,模型很不理想,弹性系数 b 为 0.2914 且没有通过 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在对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周期划分的基础上,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分析了各阶段动力因子的作用及其变化情况,有利于为旅游地政府和企业旅游产业生成过程中合理配置资源提供新思路;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对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和就业吸纳效应做定量分析,有利于合理利用旅游产业来促进城镇发展和扩大就业吸纳能力,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本文不足之处在于:虽对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周期进行了划分,但选用方法的恰当性与周期划分的合理性需要更多理论支持;虽构建了旅游产业生成模型,但因指标选取的主观性较强,样本量偏少,其结论的权威性需要更多实证检验;对于旅游产业生成与城镇化和就业吸纳效应的分析较简单,因城镇化与就业吸纳的涉及面甚广,单靠个别指标说明其发展规律及发展关系显然是不精确的,缺乏对城镇化和就业吸纳效应的深入剖析,这也是今后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 [1] 辜胜阻,方浪,刘伟. 促进中国城镇化与旅游业互动发展的战略思考[J]. 河北学刊,2014(11): 89 - 94.
- [2] 许春晓. “旅游产品生命周期论”的理论思考[J]. 旅游学刊,1997(5): 44 - 47.
- [3] Debbage K G. Oligopoly and the resort cycle in the Bahama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0(17): 513 - 527.
- [4] Choy D J L. Life cycle models for Pacific island destination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2, 30(3): 26 - 31.
- [5] Lundtorp S, Wanhill S. The resort life cycle theory: generating processes and estimat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1, 28(4): 947 - 964.
- [6] 杨效忠,陆林,张光生. 旅游地生命周期与旅游产品结构演变关系初步研究:以普陀山为例[J]. 地理科学,2004(4): 500 - 505.
- [7] 刘泽华,张捷,黄泰,等. 旅游地—旅游产品生命周期复合模型初探[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3): 106 - 111.
- [8] 孙根年,薛刚. 25 年来秦俑馆旅游生命周期与结构变化研究[J]. 干旱区地理,2007(2): 283 - 288.
- [9] 马丽君,孙根年,王洁洁,等. 基于本地趋势线理论的 3 个遗产地旅游成长多周期分析[J]. 山地学报,2010(4): 492 - 499.
- [10] 马丽君,孙根年,王洁洁. 基于本地趋势线与小波函数的中国旅游成长及多周期分析[J]. 旅游科学,2009(6): 21 - 27.
- [11] 麻学锋,孙根年,马丽君. 旅游地成长与产业结构演变关系——以张家界为例[J]. 地理研究,2012, 31(2): 246 - 256.

-
- [12] 何颖怡, 麻学锋. 产业生成视角的旅游内部就业层次分析——以张家界为例 [J]. 人文地理, 2013(5): 153 - 159.
- [13] 唐鸿, 刘雨婧, 麻学锋. 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效应评价——以张家界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7, 37(2): 216 - 223.
- [14] 王兆峰, 余含. 张家界旅游产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耦合发展研究 [J]. 经济地理, 2012, 32(7): 165 - 171.
- [15] 李兴绪, 牟怡楠. 旅游产业对云南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J]. 城市问题, 2004(3): 43 - 49.
- [16] 隋广军, 万俊毅, 苏启林. 区域产业生成的动力因素 [J]. 广东社会科学, 2004(1): 51 - 56.
- [17] 王冬萍, 阎顺. 旅游城镇化现象初探以新疆吐鲁番市为例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3(5): 118 - 122.
- [18] 昌晶亮, 余洪. 大湘西地区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研究 [J]. 经济地理, 2016, 36(6): 204 - 211.
- [19] 郭为, 厉新建, 许珂. 被忽视的真实力量: 旅游非正规就业及其拉动效应 [J]. 旅游学刊, 2014(8): 70 - 79.
- [20] 石培华. 中国旅游业对就业贡献的数量测算与分析 [J]. 旅游学刊, 2003(6): 45 - 51.
- [21] 张世晴, 陈文政. 进出口贸易拉动 GDP 增长的 HP 滤波分析及协整检验——基于 1978—2007 年我国数据的分析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0(2): 10 - 14.
- [22] 魏宏杰, 刘锐金, 杨琳. 我国天然橡胶产量波动的周期性分析——基于 HP 滤波的实证研究 [J]. 热带农业科学, 2011(3): 42- 46.
- [23] 王惠文, 吴载斌, 孟洁. 偏最小二乘回归的线性与非线性方法 [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6.
- [24] 李立威. 基于 PLS 分析的中国互联网扩散影响因素研究 [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3(7): 43 - 48.
- [25] Pindyck R S, Rubinfeld D L. Microeconomics [M].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1996.
- [26] 王晓东, 谢莉娟. 论流通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增长——基于中部地区流通业对就业吸纳的贡献分析 [J]. 财贸经济, 2010(2): 98 - 103.
- [27] 周少雄. 试论旅游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互动关系 [J]. 商业与经济, 2002(2): 55 - 58.
- [28] 王兆峰, 罗瑶. 旅游驱动下的张家界交通运输响应机制分析 [J]. 地理科学, 2015, 35(11): 1 397 - 1 402.
- [29] 余凤龙, 黄震方, 曹芳东, 等. 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 [J]. 自然资源学报, 2014(8): 1 297 - 1 309.
- [30] 杨昌鹏. 贵州城镇化水平与旅游业发展关系研究 [J]. 贵州社会科学, 2012(1): 76 - 79.

-
- [31] 王红, 宋颖聪. 旅游城镇化的分析 [J]. 经济问题, 2009(10): 126 - 128.
- [32] 唐代剑, 李莉. 对旅游就业弹性测量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J]. 旅游科学, 2005, 19(2): 10 - 23.
- [33] 李静, 刘英基. 城镇化进程中的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实证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J]. 湖北社会科学, 2011(10): 85 - 88.